

Mysterious and Passionate

Flamenco

神秘熱情 佛朗明哥舞

Mysterious and Passionate Flamenco

作者 / 荷蓮娜·雪佛列

Helena Chalverus

西班牙自由舞蹈家、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關渡舞校舞蹈老師

譯者 / 蔣孟涵

Meng-Han CHIANG





Monica Bermudez在美國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的演出
(Marylou Langford攝)

佛朗明哥的历史早在歐洲大陸板塊分裂前就已經存在了！因為吉普賽語和印度西北方的語言非常相似，所以學者們認為吉普賽游牧民族可能在印度的旁遮普（Punjab）開始了他們的旅程，並在十二和十四世紀紛紛成群結隊離開印度。他們成為武士們的幫手、僕人，幫他們照顧馬匹、療傷，並在和平時刻以音樂、遊戲來娛樂這些戰士們。漸漸地吉普賽民族成為一個自給自足，並擁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團體，至今他們仍非常驕傲地保有這些文化特色。他們靠物品交易和提供娛樂維生，過著游牧民族的生活，沿途經過許多藝術涵養深厚的地方，他們也入境隨俗地學習、吸收不同的音樂節奏、肢體動作及樂器，這些成為佛朗明哥形成的重要元素，並更加豐富了他們的流浪生涯。至今，吉普賽民族仍以他們如謎般的歷史而自豪。

中古世紀末期，吉普賽人進入現在的西歐大陸，十六世紀後開始定居下來。雖然吉普賽民族的足跡分散於許多國家，但他們卻以特有的文化緊緊相連著。據我們所知，佛朗明哥緣起於第一批進入西班牙半島的吉普賽民族，他們和阿拉伯文化相處融洽，而且獲准自由旅行、遷移，在不同城市間來來去去繼續提供娛樂服務。但在天主教勢力掌握西班牙後，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為了統一他們的王國，人民被迫使用同一種語言和統一宗教信仰，許多回教徒、猶太人和吉普賽人被迫離開，其他的人也因為受不了這種人種淨化政策而紛紛逃離，留下來的人不幸地經歷鎮壓、恐嚇、脅迫的恐怖時期。當時的法律歧視、懲罰不同人種，吉普賽人被迫集中在一起，並改信天主教，只剩少數的西班牙裔吉普賽人知道他們原有的語言，許多文字藉著藝術倖存下來，並可以在佛朗明哥的音樂中辨識出來。例如：「tu me camelas」就是你愛我的意思。Camelar在西班牙文為querer，也就是愛的意思。

雖然佛朗明哥現在被尊為一門藝術，吉普賽人仍因為先前的不平等待遇而保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封閉文化，寬宏大量是他們最重要的文化價值之一，也是唯一殘存的法則，讓他們和現今的社會有所區別，至今仍有許多族人以自己的方式來做買賣，和一般常見的商場文化截然不同。經歷許多世代的鎮壓，佛朗明哥成為他們的情感發洩途徑，表達出心靈深處的快樂及痛楚。雖然吉普賽是一種極具美感的民族，但佛朗明哥的意義並不只是好看或好聽，而是真實地表現出當時的情感，利用這種深切的連結方式來相互溝通彼此的感受。對於一個充滿抱負的佛朗明哥舞者來說，到西班牙學習吉普賽人的生活方式，來幫助他們更能夠真實地表達情感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我深信利用佛朗明哥中的字彙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它會成為你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那些使人動容的傑出佛朗明哥舞者都已在佛朗明哥的架構中找到自己的真諦。

佛朗明哥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存在於音樂家、舞者和歌手之間的默契。聆聽和毫無保留的表演是使佛朗明哥在當下變得有生命力的獨門法則，因此即興演出成為佛朗明哥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很多時候在*tableau's*（小酒吧），常有傳統表演形式的佛朗明哥演出，最後的壓軸都是即興的*bulerias*（節拍輕快，具有喜慶意味的旋律）。儘管許多大型的作品擁有很好的藝術品質，透過高科技和巨額資金來表達編舞家想要傳達的結果，但即興演出這個重要的元素，在大型舞蹈製作中卻因為一些既定的節目內容而被排除在外，漸漸變得只利用外在的美感來強調他們想營造的畫面。其實在小型實驗劇場、酒吧、街道上，或在任何你想像得到的地方都看得到佛朗明哥的存在。

佛朗明哥至今仍繼續發展、擴張它的字彙，現今的藝術就像個大熔爐，不斷地吸取多元文化來精進自己的藝術形式。例如傳統西班牙舞蹈就是結合佛朗明哥和芭蕾而創造出來的。自從帕可·德·露西亞（Paco de Lucia）使用*cajon*（一種秘魯的打擊樂器）來代替舞者腳步所無法達成的快節奏後，深深地影響佛朗明哥，像是貝蓮·瑪雅（Belen Maya）和依莎芮爾·蓋爾芬（Israel Galvan）這些有名的舞者們，一方面保有佛朗明哥的元素，另一方面仍持續體驗不同的當代肢體動作，正當全球化的趨勢影響著全世界，佛朗明哥也直接地受到影響。所有西班牙的文化在某些程度上都受到藝術的影響，所以在各種文化、藝術形式中都看得到佛朗明哥的影響。

除了西班牙，還有很多地方有無數的機會去學習、去教導，成為創造、影響佛朗明哥的一部份。在佛朗明哥還未成為國際知名的藝術形式之前，西班牙民衆視之為過氣的舊式藝術，後來因為歐美的國家，像是法國、德國和美國掀起一陣佛朗明哥熱潮，很快地佛朗明哥成為世界各地的藝術新寵。這些外國人能夠重新評估這塊藝術的寶石，並在西班牙境內提升了它的藝術價值，西班牙人在領悟佛朗明哥在觀光事業的重要性之後，便開始重視這門藝術，並藉此獲得好處。儘管如此，西班牙政府對於這個最大的觀光事業吸引力並不重視，也只給予微薄的補助。在其他國家的佛朗明哥舞者可以藉著它得到豐厚的經濟來源，但在西班牙當地的藝術家卻過得相當刻苦，因此許多優秀的佛朗明哥藝術家選擇離開西班牙這個佛朗明哥藝術的搖籃，以獲得更多的尊重和賞識。

佛朗明哥這門藝術已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並持續地擴大且豐富內容。它擁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吸引著那些和西班牙毫無關連的人，使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生命中的一部份。透過幾世紀歷史的調查，一定會發現不同的新印象與新發現，都更加深了人們對於佛朗明哥的鑑賞。因為舞蹈課程的參與感比較高，有較多團體學習的機會，不像是音樂大多為一對一教學，所以大部分流傳在西班牙境外的藝術都是佛朗明哥舞蹈。然而隨著趨勢所需，許多西班牙學者們被爭相邀請到世界各地教學，也有許多人親自前往西班牙學習體驗當地文化民情精華後，返回祖國後分享他們的親身經驗。

這一代的台灣人非常幸運，因為經濟成長，所以讓民衆有更多的時間享受生活，尤其是舞蹈方面，創造出許多優秀的佛朗明哥舞者，以及更多接觸學習佛朗明哥文化的機會，台灣的佛朗明哥日漸風靡，藉由教學、表演、舉辦聚會來慶祝佛朗明哥的精神。台灣和西班牙的文化差異相當大，藉由這些機會人們可以自由地交換心得、相互溝通。學習佛朗明哥的方法並沒有對或錯，每個人都有權利用新的資訊來豐富自己的經驗。當我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擔任佛朗明哥舞蹈老師時，學員們對於課程教材的不同反應深深激勵了我，透過內心深處，我



在Tablao的舞者們（Marylou Langford攝）

開始看到每位舞者依自己的步調學習吸收教材，創造出新的佛朗明哥風格，肢體語言無法隱藏人的真性情！

身爲一個精通許多風格舞蹈的舞者，佛朗明哥對我來說是一種豐富及吸收人生經驗的管道。學習多年的佛朗明哥舞蹈和歌唱給予我無窮的收穫，身爲一個編舞家有著無窮的可能性，能夠到處旅行並且教授我所學的，加上我現在生活的這個新新世界全都是佛朗明哥給予我的禮物。